

大爱芳华山海情

□黄凌燕 刘永辉 陈斌 文/图

冬日,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,凯里市民族文化宫广场。90岁的赵平香不顾严寒,久久伫立,翘首以盼。

“赵平香,你认得我姚梅妹吗?”听到这一声呼唤,赵平香情绪激动,只见昔日同窗苏清玉、姚梅妹互相搀扶,从远处走来。

“我的同学!”3位久别的老人,几乎同时认出彼此,3双布满皱纹的手,紧紧握在一起。70年前,她们风华正茂,一起来到贵州。如今,再度重逢,已是白发苍苍。

这是从原莆田卫校毕业后,她们3人的首次相聚。一张拍摄于1955年8月4日的黑白照片瞬间将时间回溯到1955年。这张照片为原莆田卫校助产科25名毕业女生赴贵州工作前的留影。镜头中,她们并肩而立,青涩的脸上充满憧憬。她们3人端详着相片里的每一个人,看着看着,泪水涌出眼眶。

1955年,她们从原莆田卫校毕业前,学校召开动员大会,发动大家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。

“贵州又穷又缺医少药,饭都吃不饱,你们愿意去吗?”在阐述支援民族地区重大意义时,助产科班主任陈玉环问学生们。

“我去!”“我去!”……学生们纷纷举手。“缺医少药,正需要我们啊!”第一个报名的赵平香斩钉截铁地说。

1955年是中国历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一年,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正式审议通过第一个五年计划,发展民族地区的经济、文化、教育及卫生事业被列入其中。

贵州,少数民族人口占比高、分布广。彼时的贵州疟疾等疾病肆虐,医疗资源极度匮乏。

25名正值芳华的女生毅然报名,在毕业之际,作出人生抉择——响应国家号召,支援贵州民族地区。她们中年龄最大的22岁,年龄最小的17岁。

母校用专车送她们到福州火车站,乘火车前往贵州。那时,她们不知道,这一去,便是将一生奉献给了黔贵大地;她们更不知道,这段跨越山海的征程,她们一生无悔的选择和奉献,会开启医疗援黔历史,载入我国东西部早期协作的史册。

“天无三日晴,地无三尺平,人无三分银”。这句谚语,道尽了旧日贵州的艰辛。25名女生到达贵州后,跋山涉水,克服语言不通、水土不服等困难,为产妇接生、抗疫情、破迷信、救死扶伤,与当地少数民族同胞亲如一家人。



三人激动地看着旧照片,追忆往昔岁月。

数民族同胞亲如一家人。

70载光阴,青丝已成白发。当年的25位姑娘,多数已长眠于她们奋斗过的土地,将生命彻底融入第二故乡。

3位耄耋老人观看老照片,追忆激情燃烧的援黔岁月,数度哽咽落泪。

回首眺着父母,报名支援贵州的往事,赵平香老泪纵横。母亲身体不好,有哮喘病,多么需要学医的她在身边。没能在老人身边尽孝,成了她一生的遗憾。她以自己的付出践行了当年第一个报名援黔的初心。那时,贵州很多村寨的群众相信鬼神、巫医,有病不吃药不打针。疟疾暴发时,她挨家挨户送药,凡是病人,都要送药到手,看到病人服完药,才放心离开。

在苗乡侗寨工作34年,赵平香培训乡村接生员600多人,接生婴儿1000多人,被当地乡亲称为“千手观音”。

可喜的是,她培训过的学生李春燕,作为大山里“最后的赤脚医生”,担负起十里八乡的健康责任,入选《感动中国》2005年度人物,被称为“照亮苗乡的月亮”。当地人:“千手观音”还带出了“苗乡的月亮”。

姚梅妹乡音已改,讲得一口地道贵州话,但她记得老家在“莆田濠浦”。她报名援黔时,才18岁。她们这些海边长大的少女,第一次翻山越岭,鞋底磨破了,脚底长了血泡,一个个都哭了。沿途荒无人烟,大家沿着山脊的电线杆行走。

1955年12月,姚梅妹被分配到当时的八开区卫生所。当地乡亲大多不会说普通话,生病靠土方子,对西医充满疑虑。刚开始,姚梅妹不懂苗语侗话,就用拼音标注读音,一字一字地学。渐渐地,她能用带莆田腔的苗语侗话问诊,宣传卫生常识。乡亲们的医疗观念慢慢转变,生病了,会主动找这个“福建来的医生”。

人生宝贵的青春岁月,姚梅妹在八开度过。1956年到1963年的7年时间里,八开几乎所有的婴儿都是她接生的。令姚梅妹欣慰的是,她的三儿子继承了她的事业,成为一名医生,孙子、孙女、外孙也选择从医之路。一家三代,都把守护生命健康当成事业。

苏清玉是援黔女生中年龄最小的。刚到贵州时,她白天出诊,晚上宣传卫生常识。有一次过河,她踩到石头上的青苔,滑倒了,磕断门牙。正是爱美的年纪,但当地医疗条件差,她缺了门牙,直到多年后回乡探亲时才补上。

1960年,苏清玉收到父亲发来的“病重”加急电报,急忙请假返乡探望。父亲不忍心让她再回贵州,便藏起她的行李。她和父亲磨了3个月,最终父亲才放她走。没想到,那是她最后一次见父亲。1967年,父亲去世,她没能见上最后一面。一直到现在,她都无法释怀。

既然选择了,就要坚持到底。苏清玉扛

过水土不服的难关,扎进山沟里,背着药箱出诊、接生,经常摸黑走两三个小时的山路才到病人家。从青丝到白发,苏清玉无怨无悔。在贵州的几十年里,她接生的孩子、治好的病人,数都数不清。老乡们过意不去,常揣些自家种的蔬菜、攒下的鸡蛋送来,她在婉言谢绝中,感到一种无价的真情。

援黔女生郑凤娥被分配到从江县,从助产士成长为全科医生,2018年去世。她的儿子凌小波得知母亲的卫校同学在凯里市聚会,特地赶来替母亲参加。

凌小波带来一份郑凤娥生前的记录本。郑凤娥记录,1956年,她和同学陈淑女、刘金珠、张美妙先后乘坐马车、木船来到从江县人民医院。4人在医院食堂吃过饭后,抱在一起哭着、唱着,度过春节。农历正月初五后,4人被分配到各地。人生地不熟,语言不通,生活不习惯。贵州很多地方不通水、不通电、不通路,看病、出诊都异常艰难。

在凌小波的印象里,只要病人有需求,母亲总是随叫随到。她的付出,换来各民族同胞的信任。郑凤娥去世时,有一对年逾七旬的侗族夫妻带着5个儿子,特地从200多公里外的从江县赶到凯里送别。

“我为她感到骄傲。”谈及母亲,这位身高超过1.8米的汉子,泪水滑落,泣不成声。她们救死扶伤,正是当年所有援黔女生奉献的缩影。她们以一生的付出,在偏远的异域他乡,树立了福建人、莆田人走天下的一个独特典范。

苏清玉的儿子徐晓军,是贵州省书协副主席、遵义市书协主席,为这场特殊的“同学会”书写了“山海相连”4个大字,表达对母亲和那一辈人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的由衷敬意。

从东南沿海到贵州深山,25名莆田卫校女生,把最好的年华,融入贵州的群山。在最急需医疗支援时,这25名女生来了,扎根黔山,一生奉献,大爱无疆。她们培训乡村医生、推广新法接生,开展各种急救……正是她们的传帮带,帮助当地建立起一支基层保健队伍。她们是我国东西部协作的先行者、奉献者,这段艰辛而光辉的历程,后人将永远铭记。

这段从“一五”到“十四五”延续70年的山海情,在“十四五”乘势启新程之时,让今天的人们更好地读懂广袤的中国,不忘来时路,提振精气神,接续推进中国式现代化。

关爱,无声更暖心

□含露

闲话闲说

近日,南京理工大学的“暖心饭卡”上了热搜。

看着饭卡里莫名其妙多出的余额,许多困难学生不禁红了眼眶。

这份生活补助,不用申请、不用提供困难证明、不用写感谢信,更不用当众发言,没有任何附加条件,甚至没人知道是谁领了。

学校从大数据入手,筛选出每个月在食堂消费最低的前10%学生,还有每个月至少在食堂吃60次,但消费不超过420元的学生。因为在食堂吃60次,可以判断这个学生几乎没点过外卖。筛选出的名单再由老师悄悄核实。全程,学生毫无察觉。真正做到“你只管好好吃饭,好好学习,剩下的交给我们。”

无须申请、精准识别、直接到账。在这个习惯高调宣示的时代,南京理工大学选择了沉默。而这份沉默,恰恰成为震耳欲聋的人文关怀。

传统的困难资助体系,往往伴随烦琐的申请、证明、评审、公示等流程,甚至还有某些形式的“感恩教育”。申请者不得不将自己的困境置于众目睽睽之下,在获得物质支持的同时,却可能承受精神上的二次伤害。“暖心饭卡”之所以令人动容,正是因为能设身处地为学生着想,并以技术化的手段实现关怀的“去仪式化”,保护他们的尊严。

善意,不动声色更感人。关爱,沉默不语更暖心。这种“沉默的关怀”背后,是对受助者尊严的极致呵护。它告诉我们,真正的善行不是为了彰显施予者的道德高度,而是真正站在对方的立场,理解其处境,尊重其感受。这种不动声色,是当下最为稀缺的道德品质。

更难能可贵的是,这个补助项目已经实施多年,帮助近3.7万人次,项目资金主要来自校友师生和社会爱心人士捐赠,爱心基金总额已达到700多万元。多年的坚持,让这一项目升华为一种制度化的关怀体系。这种持续性,体现了教育机构的温度和社会责任感。这份无声的关爱,是一门沉默的德育课,教育学生成为一个有爱的人。

“爱出者爱返”。基金会会常常莫名其妙地多出一笔钱,有的没有署名,有的会留下一行字:“母校没有揭开我的伤疤,还为我包扎了伤口,没有让我站在聚光灯下,却让我在黑暗中看到了光。”当受助者成为捐赠者,德育已经完成最动人的循环。

愿更多学校让更多的学生看到光,成为光。



招转培

巨亭作

报国为民 头雁领航

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总保费突破7000亿

